

Mobile Book 青少阅读  
随·身·读

诡·谜·探·悬·疑

# 荒村古堡

MYSTERY  
◆ 总策划 / 邢涛  
DETECTIVE

主 编 / 龚勋

华夏出版社

诡

· 谜侦探悬疑

# 荒村古堡

总策划 / 邢涛  
主 编 / 龚勋

华夏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荒村古堡 / 龚勋主编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

2013.1

(诡·谜侦探悬疑)

ISBN 978-7-5080-7227-2

I. ①荒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—现代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49554号

文轩  
出品

出品策划:

网 址: <http://www.huaxiabooks.com>

## 喜阅文学 诡·谜侦探悬疑 ▶ 荒村古堡

总策划	邢涛	出版发行	华夏出版社
主 编	龚勋	地 址	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
项目策划	李萍	邮 编	100028
文字统筹	谢露静	总 经 销	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文字编辑	刘颖	印 刷	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	张天舒	开 本	720×1020 1/32
设计总监	韩欣宇	印 张	8
装帧设计	赵天飞	字 数	170千字
版式设计	冯唯	版 次	2013年1月第1版
美术编辑	安蓉 王瑞琴	印 次	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制	张晓东	书 号	ISBN 978-7-5080-7227-2
		定 价	15.00元

● 本书中参考使用的部分文字,由于权源不详,无法与著作权人一一取得联系,未能及时支付稿酬,在此表示由衷的歉意。请著作权人见到此声明后尽快与本书编者联系并领取稿酬。同时遇质量问题也请与我们联系调换,联系电话:(010)52780202

# 目录 | CONTENTS

- 001 病人与杀手  
|英国|希区柯克
- 010 草籽茶  
|英国|希区柯克
- 020 打结的绳索  
|美国|杰克·福翠尔
- 030 《地狱变》  
|日本|芥川龙之介
- 047 厄舍古堡的倒塌  
|美国|爱伦·坡
- 060 怪屋  
|法国|莫里斯·勒布朗
- 077 鬼树谜案  
|美国|爱德华·霍克
- 094 猴爪  
|英国|W.W. 雅各布斯
- 110 空心的龙  
|美国|埃勒里·奎因
- 128 蓝宝石十字架  
|英国|G.K.切斯特顿
- 141 蓝衣男子  
|日本|甲贺三郎
- 156 冒火的鬼  
|美国|杰克·福翠尔
- 173 少年的噩梦  
|日本|天树征丸
- 188 天下第一罪  
|英国|G.K.切斯特顿
- 205 消灭目击者  
|日本|西村京太郎
- 217 幽灵的悲鸣  
|美国|埃勒里·奎因
- 237 最危险的猎物  
|美国|理查德·康内尔

## 【病人与杀手】 [英国] 希区柯克

一个秋天的晚上，夜幕像浓重的黑雾，笼罩着新犁的田，将通过农舍的州际公路遮得严严实实。农舍前的黑暗处，闪出一个男人的身影。

这个人身材高大，浓眉大眼，悄悄地走着，就像无声的影子。他在农舍旁停下来，看了看前门上的一盏小灯，又转到屋后，窗帘后的房间里也亮着灯。他摇了摇头，似乎在考虑是去敲前门，还是敲后门。

随后，他迈开大步向前走去，当他走到前门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屋里传来男人说话的声音。他凝神细听，才发现是收音机或电视播音员的声音。

“……警方正在搜捕今天下午从州立精神病医院逃走的病人，该病人是在杀死医院的一个员工后逃出去的。我们再次发出警告，虽然病人看起来很柔弱，没有攻击性，但一发起病来，就会伤害他人……稍后，我们将对此事进行更详尽的报道。一个目击者说，有一名金发女子在一家偏僻的加油站进行抢劫，这件事过后……”

他在门外静静地听着，直到插播广告时才敲门。播音员那激昂的声音立即被切断了，屋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，走到门口突然停止了。

他在敲门的时候就知道纱门没有上锁，但里面的木门是锁着的。现在，主人一定在通过门上的瞭望孔打量着他。

他满不在乎地看着四周，然后低头瞅了瞅自己的鞋子。这时，他发现门前放着一块蓝色的门垫，上面绣着白色的

“默迪”两个字。

没有人开门。他等候片刻，又耐着性子敲门。“有人在家吗？”他说，“我叫比恩，是麦克家新来的工人，麦克先生让我来借一些工具。”

话音刚落，他又听到一阵轻轻的脚步声。不一会儿，里面的门打开了，一个头发漆黑、身材娇小的女人警惕地向外看着。

“是默迪太太吗？”他透过纱门问道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她皱着眉头问。

比恩看到默迪太太露出不高兴的表情，连忙说：“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，我想借一套带全部螺旋钳的工具，你先生应该知道是哪一套。”

“哦，我不知道。”默迪太太一边说着，一边擦开面颊上的一撮黑发。

“我知道你心存疑虑，因为你从未见过我，我今天才去麦克家工作。如果你愿意让默迪先生和我谈谈的话，他会知道是哪一套工具。”

“我先生——他——没在家。”默迪太太耸了耸肩，有点不耐烦地说。

比恩摸了摸下巴：“哦，那我应该等他回来。麦克一家去看电影了，所以才派我来借工具，那套工具他明天一大早就要用。我想我最好等你先生回来，他会很快回来吗？”

“不！”默迪太太飞快地说，随即又露出微笑，“我是说你最好明天早上来，那时他会在家。”说完，她打算关上房门。

“太太，在我离开之前，能麻烦你给我一杯水吗？从麦克先生家到这儿可不算近。”

“好的，我这就去拿。”

她转身回了屋，比恩立即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。她接了一杯水，从水槽边转过身，看到他正站在厨房门口。她吓了一跳，杯里的水一下子溅了出来，她忍不住训斥道：“没人请你进来。”

“别生气，太太，我不会伤害你。”

“你吓死我了，你怎么能跟着我溜进来？”她盯着他，脸上满是不高兴的表情。

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”他点了点头，同时想用微笑让丑陋的脸好看些，“我粗壮、难看，又不聪明，你尽管说好了，我以前听过好多次了。”

“比恩先生，我没有那种意思，”默迪太太解释道，“真的，我不想伤害你。真对不起，我并没有在想你的外表。这是你的水，喝完就请离开吧。”

他接过杯子“咕咚咕咚”喝了起来，就像很久没喝过水似的，一口气将水喝干。默迪太太伸手来接杯子，但他并没有递还给她。“你知道，像这样的夜晚，你不该独自留在家里。”他说。

“我很好，现在你可以走了。”

“我听新闻说，今天有个病人从精神病院里逃了出来，那地方离这儿不远，他很可能会直接来这儿。那种人很可怕，如果他发现你独自待在家里，你想想他会做什么事？”他神色凝重地说。

“我能照顾好自己，谢谢你的提醒。现在请你离开，我好锁上所有的门，我可以安排得很好。”

比恩摇了摇硕大的脑袋，不置可否地说：“默迪太太，你根本不了解，要是那种人决定做什么事，或者去什么地方，门窗都挡不住他。精神病患者会像猴子一样进出自如，能打破、撕裂或杀害他见到的一切东西。不过，他的外表和我们没什么两样，走在街上，你无法认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。”

他咧开嘴笑笑，想让她安下心来：“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今天从精神病院溜出来的人，也许会直接走到你的门前，你可能会让他进来，因为他看起来并不可怕，也没有疯狂的眼神。或许你认为，那只是一次汽车抛锚，请求帮忙，或者想借用电话，或者是别的什么理由，你一点也不怀疑。可是，他见你一个人在家，就可能野性大发，你可能会遇害。总之，他是很难用常理揣测的。”

默迪太太紧盯着他，脸色苍白得吓人。半晌过后，她紧张地说：“你对精神病院里的人，好像知道得不少啊！”

“我在那儿待了两年。”

默迪太太大吃一惊，向后退了两步，撞上了水槽，她说：“哦，不！”

比恩听出她声音里的惊恐，连忙解释道：“我不是病人，太太，我只是那儿的管理员。三年前，我辞去了那里的工作。”

默迪太太深深地呼出一口气，微笑着说：“你刚才差点吓死我了。”

比恩咧嘴大笑道：“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。因为我长得



难看，你担心我是今天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病人。但是人不可貌相，有些人看起来正常，但他们可能就是精神病患者。”

“哦，我能想象出来。”她说，“我认为你不必留在这儿等我先生。我向你保证，比恩先生，我绝不让陌生人进入房间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“事情就是这样，太太，当你一个人在家时，你绝不能让任何人进入房间。要是有陌生人靠近你门前，你最好不要和他们说话。我在精神病院里接触过好多病人，如果你不进一步了解，你会认为他们说的绝对是真的。也可以说，他们都是很出色的演员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了，现在请你离开吧。你一走，我就立即锁好房门，关上每一扇窗户。比恩先生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和任何陌生人说话。”说完，她再次伸手要杯子，这次比恩给了她。

当她把杯子放进水槽时，比恩说：“太太，谢谢你对我这么有耐心。有很多人，特别是那些太太、小姐，总是不能忍受见到我。每当我想和她们说话时，她们不是逃走，就是尖叫着喊救命，所以我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和女士谈话。我来到你的厨房，只是想和你聊聊天。你会知道，单是站在这儿，和你聊一聊该有多好！”

默迪太太微笑着说：“欢迎你随时再来。”

就在这时，前门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他看到她两眼露出惊慌的神情。

突然，她开始左右摇头，像落入陷阱的野兽一样，东

奔西突地找着逃路。她张开嘴巴，发出一声尖叫。比恩冲向前，用一双巨掌捂住她的大半边脸。

她拼命挣扎，想摆脱掉捂在脸上的巨掌，但是比恩把她推到冰箱旁，用身体顶住她，让她无法动弹。过了一会儿，敲门声再次响了起来。他对站立的位置很满意，那里非常隐蔽，外面的人无法透过纱门看见他们。

比恩俯在默迪太太的耳边说：“我不能让你尖叫，否则外面的人会误以为我在伤害你，那样一来，麦克先生就会解雇我。来访者可能是你的邻居，只要你平静下来，我就让你去开门。”

比恩感觉到他手掌下的嘴巴要说话，而且她在拼命扭动，一心想挣脱出来。

“放松点，默迪太太，就像我们刚才聊天时那样。如果是你的朋友来访，你这么烦躁，我可不能让你去开门。当然，假如是熟人，就会看出我们只是聊聊天，拜访一下而已；假如是陌生人，你就不必担心，由我来对付，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。”

说完，他将手缓缓地从她脸上拿下来，然后抓住她的胳膊。他温柔地将她推向前，两人一起走出厨房，来到前面的起居室。

他停了下来，她继续向前走去。透过纱门，他看到门外有个身材窈窕、头发金黄的女子身影。

“谁呀？”默迪太太用惊恐的声音问。

“我的汽车在路上爆胎了，需要帮忙。”

“进来吧！”

比恩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，看着那女子走进来。她很年轻，穿着军装式的风衣，里面是黑色毛衣，下面穿着长裤子。她的风衣污渍斑斑，而且皱巴巴的，没有系扣，看起来很不合身。

女子微笑着说：“我的车子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抛锚了，信不信由你们，我不会换轮胎。”

“这是我先生，”默迪太太介绍道，“也许他能帮你换轮胎。”

比恩一听，一下子愣在那里。忽而他明白过来，不由赞叹她真是聪明。因为这个女子是陌生人，她就让他来应付。

“那太好了！”女子感激地说，她朝比恩微微一笑，接着说，“你真是可爱。”

“他确实很可爱。”默迪太太说。

比恩的脸涨得通红，他能看出来，她们说他可爱完全是口是心非，她们从未认为他可爱过。

比恩抑制住声音里的怒气，说：“你们女人就是这样。当你们让男人干些繁重的活儿时，你们就微笑着和男人说些好听的话。可是，像我这样一个丑陋的人想和你们友好地聊聊天时，你们就吓跑了。”

他越说越生气，然后恼火地说，“小姐，你还是找别人换那个轮胎吧。”

女子的右手从风衣口袋里伸了出来，手里握着一把手枪。她用枪指着比恩说：“老兄，如果你有那种感觉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跟我出去，我们要用你的车，你太太也要一起走。”

女子向后退了一步，用手枪示意他俩向前走。

“快走！”那女子高声喝道。

“哦，别这样！”默迪太太低声说。

比恩突然想起新闻里提到过金发女子和加油站的抢劫，现在看看这女子，再看看她手里的枪，他总算明白了，眼前的人就是那个女劫匪。

“快走啊！”金发女子说，“快点走！你这该死的东西！”

听了这话，比恩的脸愤怒得变了形。他板着脸，一言不发地向前走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挥出手臂，像一根树枝打到女子持枪的手腕上。手枪一下子掉到地上，滑过地板，飞到了墙角。

比恩向金发女子扑过去，一把逮住了她。她用双脚和手指甲反抗了一番，然后被他一拳击中了下巴，“咚”的一下倒在地上。

当他移身离开那女子时，背后响起枪声。子弹击中了墙壁，墙上的泥灰溅到他的脑袋上。

比恩愤怒地吼了一声，迅速地跑开了。默迪太太举起枪，打了一枪，正准备再打一枪时，他向她冲了过去。他猛地一撞，把她撞得连连后退。接着，他伸出手臂，在她倒下之前抓住了她。

她尖叫起来，剧烈抵抗，一心想挣脱他的掌握，以便继续开枪。比恩打掉了她手里的枪，用手掌猛切她的后颈，她一下子昏了过去。

比恩脸部扭曲，张开嘴巴喘息不止。他站在屋子中央，

在打量两个妇人之前，先捡起那把手枪。然后他摇了摇头，心里想着，有些女人，比如那个金发女子，她永远不会理解一提起他的外貌，他就会异常光火。

他下手很重，那个金发女子会昏迷好一阵，回头再打电话报警吧。

现在，比恩关心的是默迪太太。从一开始，他就知道她遇到这种情况会惊慌失措，他选择留下来，没有立即走开，看来倒是一件好事。如果同情那个金发女子，默迪太太就很有可能会被劫持或被杀死。

看来，他必须得留下来照顾她。唉，可怜的女人！他走过来轻轻地抱起她，想把她放到卧室里。

那是最好的地方。他会把她放到床上，用冷毛巾敷她，让她清醒过来。

他抱着她穿过走廊，推开第一扇门，那儿是一间浴室。隔壁还有一个房间，里面黑漆漆的。

比恩在墙上摸索着开了灯，走了进去。一进门，他不由倒吸了一口气，仔细地看看床上的女人。她是一个红发女人，已经死去多时了。

比恩皱着眉，摇了摇头，想理解眼前发生的事。他茫然地将视线从床上的人移开，然后四处打量。他看到梳妆台上有一张彩色结婚照，男人的礼服上别着一朵花，但比恩的视线落在穿白色婚纱的新娘身上。她有一头火红的长发，和躺在床上、现已死去的是同一个人。

比恩好奇地打量着怀里的女人，为什么她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？

## | 草籽茶 | [英国] 希区柯克

菲比将车开到了泥泞陡峭的山路上，心里不停地犯嘀咕。现在雨虽然小了点，但天空仍然阴云密布，看不到一点光亮。他想，在这么恶劣的天气里，去修士山山顶只为拜访一个老太太，是不是不够明智呢？

要是河水再上涨一点，穿过那座旧桥就更困难了。如果无法前行，他就得绕上好几里路。在他的律师办公室里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他处理，而她可能说上一大堆废话，把他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都浪费了。

不过，他还是认为此行是必需的。虽然有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可以帮她处理法律上的事，但那些事同样会让她难以应付，而自己可以帮她解决很多问题。

就法庭而言，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，他只是觉得讨厌的诉讼很费时间，而且还会闹得满城风雨。看来自己最好试着说服她，或者多送点股份给她。

这个老太太叫爱莎，她的丈夫保罗已经死了。保罗生前是个业余发明家，但他喜欢称自己为“化学家”。他大半生都过着贫穷潦倒的生活，直到60岁时发明了一种饮料，生活才发生了改变。

最初，他拿着发明的饮料在当地出售，不久这种饮料渐渐推广开来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。

保罗攒了不少钱，然后开了一家BJ公司，这家公司成了他的财富源泉。为了扩展事业，他借了很多钱。后来，他的公司扩展得太大了，导致了巨大的风险，银行就不愿继续借

钱给他了，还要取消他的抵押品赎买权。

债主们得知这个消息，纷纷上门讨债，竞争对手也趁机推出类似的商品占领市场。坏消息一个接一个，最后，保罗只得宣布破产了。

就在这时，菲比出现了，他了解清楚保罗的现状后，做出了一个精心的计划。

在找保罗谈判以前，他先联系了东北饮料公司，让他们接手BJ公司。菲比谎称自己是BJ公司的股东，但实际上他当时没有任何股权。之后，他拿着一份临时草约，去找保罗提条件。

菲比思考了一遍自己的计划后，告诉保罗：“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宣告破产，要么卖掉自己的公司。”然后，菲比说出了自己的计划：他可以帮保罗还清债务，条件是自己获得股票的控制权，而保罗可以保留一小部分股份。作为安慰，菲比会把毫无实权的董事长职位留给保罗。

保罗有些犹豫，菲比便进一步威逼利诱。他说，那些债权人正等着他的消息，如果保罗不答应，他们第二天就会过来催债。

菲比得意地回忆保罗如何用颤抖的手拿起笔，草草地在合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
老人的眼里噙着热泪，用战栗的手指推动着笔尖，好像用尽全力才签掉耗尽了自己生命和希望的事业。看着老人孩童般的字体，这位心怀不轨的律师得到了满足，这是他几个月以来的梦想。

菲比得到BJ公司老板的名义后，立即把它卖给了东北饮

料公司。他挣的钱除了帮保罗还清债务，还大赚了一笔。如果一个人清楚人类的天性，那他什么事都能做到。人往往是愚笨的，假如你知道如何驾驭他们，你就完全可以随意摆弄他们。

菲比想，保罗太太只是整件事里的一个小细节，她现在肯定还处于悲哀之中，为丈夫的死亡而难过。保罗卖掉公司没几天，就死在了自己的汽车里，当时发动机没有熄火，车门缝用布条堵得死死的。

他身上的遗书只有几行字，没有提到菲比，那字迹简直像是孩童写的。他简短地说了自己的失败，希望妻子原谅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保罗的死在全镇引起了一阵骚动，不过菲比觉得很轻松，因为他的死让自己省掉了不少麻烦。

和菲比预料的一样，保罗后来仔细考虑了这笔交易，并感到后悔不迭。如果保罗和他对簿公堂，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。菲比与东北饮料公司签的合同就像一枚炸弹，将威胁到他的律师资格。幸好在自己的补救下，一切都过去了，菲比感到无比庆幸。

保罗太太不懂生意上的事，也许她已经猜出丈夫上当了，但她毫无办法。有个叫克斯的年轻律师一直在和她谈。菲比想，看来自己要安慰一下她，或许要把自己取得的东北饮料公司的股份再分给她一点。

一想到这个，他就不由心疼起来，不过要将事情做得圆满些，就要有所舍弃。

在蒙蒙细雨中，那座古老的维多利亚式双层建筑显得



格外凄凉。菲比竖起雨衣的领子，走上台阶按响了门铃。不久，门开了，一个满头银发、身材瘦削、略微驼背的老太太出现在菲比面前。

“菲比先生，你能在这样的天气里赶过来，真是太好了，快进来吧。”她说。

菲比客气了几句，便走进客厅。客厅的壁炉里燃着熊熊火焰，通往餐厅的门敞开着，窗户上挂着厚重的窗帘，看来主人不太喜欢阳光。落地灯外面罩着一层薄纱，在曾经华贵漂亮的地毯上投下昏黄的光。

“你还好吗，保罗太太？”菲比一边虚情假意地问候着，一边将双手放在炉火上取暖。

“哦，托你的福，不过保罗的死真让我感到震惊。”

“是啊，我能理解，不过你看起来过得还不错。”

保罗太太继续自己的话：“还有，他的死亡方式不像他的性格。他一直认为自杀的人很懦弱，是一种犯罪，所以我没法相信他会那样做。”

“是啊，请节哀。保罗太太，他肯定是得病了，才会那样做。”

“不，他是悲痛欲绝。”保罗太太摇着头说，“菲比先生，他把所有的心血都投入到了事业上，可是它突然失去了。他觉得自己好像上当受骗了，或者被出卖了一样。”

菲比平静地说：“保罗太太，这种事在生意场上经常发生，做生意难免会出错，不过那不是保罗先生的错，只是凑巧发生在他身上。”

这时，保罗太太站起来，走到炉火前拨了拨火：“菲比